

青玉案<sup>1</sup> 元夕<sup>2</sup>

辛棄疾

東風夜放花千樹<sup>3</sup>，更吹落、星如雨<sup>4</sup>。寶馬雕車香滿路<sup>5</sup>。  
 鳳簫聲動<sup>6</sup>，玉壺光轉<sup>7</sup>，一夜魚龍<sup>8</sup>舞。蛾兒雪柳黃金  
 縷<sup>9</sup>，笑語盈盈<sup>10</sup>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<sup>11</sup>；驀然<sup>12</sup>回首，  
 那人卻在、燈火闌珊<sup>13</sup>處。

## 一、作者簡介

辛棄疾（公元 1140—1207）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歷城（今山東濟南）人。出生時北方已淪陷於女真，少時立志要恢復中原，報國雪恥。紹興三十一年（公元 1161），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，辛棄疾聚集二千人參加由耿京領導之起義軍，擔任掌書記；次年，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南歸，高宗召見，授承務郎。寧京朝累官至浙東安撫使，加發圖閣待制，進樞密都承旨。途中聞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所殺，義軍潰散，遂率五十多部率襲擊敵營，擒獲叛徒帶回建康，名重一時，洪邁《稼軒記》說：「壯聲英慨，儒士為之興起，聖天子一見三嘆息。」

南歸後寄盼朝廷振作，辛棄疾曾上《美芹十論》、《九議》等抗金北伐奏議，惜壯志難酬，後遭彈劾免職，大部分時間閑居，寄情山水田園與詞作。傳世有《稼軒長短句》十二卷。辛棄疾詞以豪放闊大、高曠開朗著稱，在詞的內容、題材上都有所擴大、拓寬，詞學史上地位甚高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此詞大約作於宋孝宗乾道七年（公元 1171）辛棄疾任司農寺主簿，或淳熙二年（公元 1175）辛棄疾任倉部郎官時，寫南宋都城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所見。上半闕寫所見之景，下半闕寫所見之人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青玉案：案：ㄉㄞˋ[按]，[on3]；ㄞˋ[àn]。粵音亦讀作[碗]，[wun2]。短腳盤子。青玉案，本指青玉所製的短腳盤子。名貴的食用器具。後用作詞牌名。名本漢張衡《四愁詩》：「美人贈我錦繡段，何以報之青玉案。」此調一般以宋賀鑄所作「凌波不過橫塘路」一首為正格，故又名《橫塘路》。雙調，六十七字，前後段各六句，五仄韻。參見《詞譜》卷十五。
2. 元夕：舊稱農曆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，是夜稱元夕，與「元夜」、「元宵」同。
3. 東風夜放花千樹：春風吹起的夜晚，花燈如千棵樹上的花在綻放着。東風：指春風。花千樹：花燈多如千樹開花。
4. 星如雨：指煙花如雨般落下。星：指煙花，一說指燈。
5. 寶馬雕車香滿路：寶馬：名貴的駿馬。雕車：飾有雕花、彩繪的車；裝飾華麗的車。香：指車中人的衣鬢之香。
6. 鳳簫聲動：鳳簫聲四處繚繞。鳳簫，簫的美稱。
7. 玉壺光轉：明月之光在轉動。玉壺：喻明月，一說指白玉造的燈，一說指漏壺，即古代計時器。轉：ㄉㄨㄢˋ[轉]，[zyun2]；ㄉㄨㄢˇ[zhuǎn]。
8. 魚龍：指舞動魚形、龍形的彩燈。
9. 蛾兒雪柳黃金縷：(路上的女子們)穿戴着各種頭飾。蛾兒：古代婦女於元宵節前後插戴在頭上，用烏金紙剪裁成蝶或蛾狀的應時飾物。雪柳：宋代婦女在立春日和元宵節時插戴的一種絹或紙製成的頭花。黃金縷：古代婦女戴在頭上的金色頭飾。縷：ㄌㄨˇ[侶]，[leoi5]；ㄌㄨˇ[lǚ]。泛指線狀物。
10. 盈盈：含情的樣子。
11. 度：量詞，次、回。
12. 驀然：突然，忽然。
13. 闌珊：將盡。

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此詞主旨向來有不少解讀，歸納起來有五種：趙菲在《辛棄疾〈青玉案·元夕〉主旨探析》(載《濰坊教育學院學報》2012年1月第25卷第1期)一文中指出其中三種：一，表達自甘寂寞，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。二，傳達悲涼孤獨的情緒。三，塑造至真至美、深婉朦朧的意境。而趙菲提出第四種看法：傳達了作者對主流社會既嚮往又疏離的矛盾態度，以及壯志難酬的孤憤與顧影自憐的落寞等複雜情緒。陳邦炎(見《歷代名篇鑒賞集成》)則提出第五種解讀：「這首詞最可能作於孝宗乾道七

年。這時，孝宗任虞允文為相，正在積極備戰，銳意恢復中原。在這前一年，作者為孝宗召見，曾論奏『阻江為險，須藉兩淮』，又上疏請練民兵以守淮；任司農寺主簿後，又曾作《九議》上虞允文。這正是他進用之時，不可能以『在燈火闌珊處』的『那人』自況，而且從詞句來看，也不像自況之語。不考察寫詞的時間和背景，刻意求深，一味拔高，可能反而有失詞的本旨。辛棄疾誠然是一位愛國詞人，但大可不必把他的每首詞都與愛國主義掛鉤。難道他的另方面，在生活上、感情上就不能有所愛戀、有所追求嗎？」換言之，陳邦炎認為辛棄疾此詞是表達一種生活或感情上的追求。然而，後世讀者，卻多對「那人」加入一種理想化的解讀，認為是「那人」並不簡單，或表達愛國情感、或表達孤高情緒、或表現朦朧意境等等，這是「作者不必然，讀者何必不然」的一種表現，亦正是這首詞的價值所在。

就內容而言，此詞上闕寫元宵所見之景：春風好像將如千棵樹上的花般的花燈吹放了，更將煙花如雨點般吹落。這是上望之景。視野平望，但見名貴的馬車來回走動，車上傳來乘車人的陣陣衣鬢之香。這時，四處又響起簫聲，再往上望去，月輪轉動，魚龍形狀的彩燈在飛舞。下闕接着寫元宵所見的人。穿戴着各種頭飾的少婦和少女們，笑說着走過，儀態萬千，衣鬢之淡香亦隨其步伐遠去。作者尋覓佳人，遍尋不見，忽然回頭，要找的那人卻在燈火將盡之處。

全詞章法簡明，只按上下片分寫景與人兩個部分，下片卻由「眾裏尋他」四句帶出全詞主角「那人」，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驚喜，而這驚喜很快又趨向孤清，因為那人正身處於幽暗的角落。由是，這四句與上片的元宵美景，以及下片前二句的元宵觀燈飾煙火的貴族女群構成一種鮮明對比，襯托着那人的幽暗清高，布局可謂巧妙。

若從藝術角度賞析，此詞之妙，又有數端：其一是工於寫景。這又要分三個層次說明：第一，以奇景領起全詞。試想春風吹來，花燈處處，煙火點點，取景已麗，妙在將三者扣連，說春風吹動如千樹花的花燈，又吹落如雨般的煙花，整個元宵夜的景致已呈現在讀者眼見，何等壯奇、何等真切！為上片景色定下繁盛的基調，這是比喻和想像的完美結合。第二，善以不同感官呈現美景。試看，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是視覺和嗅覺的合寫；接着傳來簫聲，卻是聽覺；向轉往月色、魚龍燈飾，又歸視覺。下片「蛾兒雪柳黃金縷」各種頭飾仍是接上片的視覺描寫，但很自然又令人想到戴着這些頭飾的女子形象，於是下句便是「笑語盈盈」，以聽覺接寫，這還不夠，作者加上「暗香去」三字，不但是女子由經過而遠去的形象躍現眼前，還傳來了陣陣暗香，讀者嗅覺又為一動，乃視覺與嗅覺的又一次合作。約言之，正是視覺所及之景已是迷人，又添上嗅覺，讀者正要感受嗅覺，

卻已轉向聽覺、視覺，令人目不暇給、耳不暇接。第三，寫景能顧及動靜。上片「夜放」、「吹落」、雕車滿路、「聲動」、「光轉」、「魚龍舞」，下片的「暗香去」、「尋他」、「迴首」，全是動態之景，然而，全詞的主角「那人」卻靜靜地站在燈火稀疏之處，這唯一的靜態描寫，使前面的動態都似消於無形，令讀者視點全聚焦到「那人」身上，確是生花妙筆。

此詞之妙的第二端是：善於融化古句。如「東風夜放花千樹」一句，融化自唐代詩人蘇味道同樣寫元宵節的《正月十五夜》詩的「火樹銀花合」句；又如「寶馬雕車香滿路」一句則融化自唐詩人郭利貞《上元詩》「傾城出寶騎，匝路轉香車」二句；再如「玉壺光轉」，是融化自隋代詩人薛道衡《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》「京洛重新年，復屬月輪圓。雲間璧獨轉，空裡鏡孤懸」之句，而「一夜魚龍舞」句亦融化自薛道衡同一首詩「竟夕魚負燈，徹夜龍銜燭」之句。辛棄疾的融化往往比古人原作更形象、更富於動感，這都是他濡古極深，善於汲取前人創作經驗的表現。

《青玉案》一詞的第三端妙處是意境盪深一層，耐人尋味。一般詞人寫至「笑語盈盈暗香去」一句，基本上已要收筆，蓋元宵之景、人已寫盡，難以再鋪展下去了。但辛棄疾卻另闢新境，寫尋人，而此人卻尋千百次而未見，這已是後人難以企及的神來之筆。尤妙者，尋人按常理當向前尋、向左尋、向右尋、向樓上尋、向橋下尋，種種角度都尋遍了，所謂「千百度」也，讀者正在焦急之際，作者卻忽地回頭，帶讀者向後尋人，終於尋得了。此時，讀者的想望，可能是尋到後之歡愉之情，豈知作者又安排另一驚喜，要尋的「那人」不在人群熙攘之中，卻在繁華世俗之外。如此，末寫四句而作三層曲折，展露作者高超的藝術手法，帶讀者進入遐思的詞境，給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和美感享受，令人回味無窮，百誦之而不厭。故此四句遂成千古名句，歷來稱頌不絕。而「那人」的形象更給後人無限種解讀的可能，寫出一種普世共鳴之感。筆力可謂高超。

最後一端妙處是此詞詞藻清麗，毫不艱深。全詞沒有艱深字眼，只用了「寶馬雕車」、「鳳簫」、「玉壺」、「蛾兒雪柳黃金縷」、「盈盈」等一些清麗字眼，卻已營造出繁華世態。下片末四句，純用白描，已勾勒出「那人」的孤高形象，這正是詞藻與詞意的妙絕配合。約言之，清麗詞句配繁華景致，白描淺句配孤高形象，乃詞人用筆之巧妙處。